

迟来的桂香

周春微



桂花飘香 陈良友 摄

浙南的秋，被执拗的暑气拖慢了脚步。本该飘满桂香的时节，街头巷尾尽是念叨：“桂花怎么还不开？”热浪赖着不走，那些酝酿了一夏的花苞，便在枝头默默沉潜，像藏着一桩不肯轻易揭晓的心事。

凉风渐起，带着秋特有的清润，一日日浸润着草木。有经验的人说，得经二十来天的凉意，桂花才肯吐露芬芳。果然，半月光景一过，朋友圈便被桂香刷屏——路边的绿篱间缀着碎金，院子里的老桂树缀满繁星，房前屋后的枝桠间都浮着一层朦胧的香韵。人们争相晒出那米黄、乳白的花，字里行间满是久候得偿的欢喜，仿佛这迟来的桂香，比往年更添了几分珍贵。

我却有些茫然。鼻子轻

嗅，周遭依旧是寻常的秋气，那传说中沁人心脾的甜香竟一丝也无。难道是我的鼻子屏蔽了这场盛大的花事？晚饭后，我揣着满心疑惑和好奇踱出门去。北门的路边，一排桂树果然不负众望地开了。金桂的花瓣像熔铸的碎金，透着暖亮；银桂似凝了霜的玉屑，清冽雅致；四季桂则藏在绿叶间，星星点点，温婉可人。风过枝桠，细碎的花瓣簌簌飘落，可那香气，终究是淡得像一缕云烟，稍纵即逝。我踮起脚尖，轻轻折下一小枝金桂、一小枝银桂，凑到鼻尖细细嗅闻，那香味依旧若有若无，远不及众人描述的那般浓烈。

今天上午的作文课，我笑着跟孩子们说起这桩趣事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便炸开了锅：

“老师，我闻到了！甜甜的，香极了！”“我家楼下的桂花香，一开窗就飘进来了！”“昨天路过公园，满鼻子都是桂花香呢！”……孩子们七嘴八舌，眼里闪着亮晶晶的光，那真切的欢喜不似作假。

我忽然释然了。或许这迟来的桂香本就藏着几分含蓄。它不似盛夏的花香那般张扬，也不似冬梅的冷香那般清冽，只是循着时节脚步，在凉风中慢慢氤氲。或许是我太过急切，总想捕捉那浓烈的香气，反倒忽略了它细水长流的温柔。就像这被暑气耽搁的秋天，虽迟了些，却依旧带着独有的清润与美好；这迟开的桂花，虽让人格外久候，却在绽放时，悄悄染香了每一个懂得等待的日子。

走出教室，风里似乎真的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甜。或许不是我的鼻子屏蔽了香气，而是这迟来的桂香，本就需要一颗从容的心去感知。它藏在飘落的花瓣里，藏在孩子们的笑语里，藏在浙南秋日渐深的凉意里，轻轻浅浅，却足够绵长，让这个迟到的秋天有了最温柔的注脚。

于碗窑，读一册山水手稿

林利群

久闻苍南碗窑的大名，却一直无缘探访。此番在采风活动中，我终于得以走进这隐于浙南山坳里的古村落，亲手触摸那段被时光浸染的陶瓷记忆。

暑日里，我才去过江西景德镇。那里的瓷器博物馆是何等的恢宏！馆藏浩瀚，御窑精品琳琅满目、雍容华贵，仿佛在诉说着“瓷都”昔日“工匠来八方，器成天下走”的繁荣景象。那是一种属于王朝的气派，磅礴而令人敬畏，却总觉得隔着一层玻璃的冰凉和疏离。

而碗窑则迥然不同。这里没有巍峨的官馆，没有如织的游人，只有沿坡而筑的龙窑静卧在那里，如同一条沉睡的苍龙，有窑头、窑室和窑尾。龙窑以砖土筑就，长约40米，坡度约20度，曾用于烧制青花瓷等。散落在老屋窗台、村巷角落的瓷器多是些寻常碗盏，甚至带着些许瑕疵。虽有一两间店铺有小瓷器出售，也似乎不成气候。而正是这“不成气候”，却格外古朴动人。它们不是供在殿堂的艺术品，而是先民们生活与劳作的温热印记。我的指尖拂过粗粝的碗沿，仿

佛能听见当年窑工们夯土、拉坯的喘息声，能看见挑夫们担着满筐碗碟，沿着古道走向家家户户的背影。“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。”如果说景德镇的瓷器是大家闺秀、精美绝伦，那么碗窑的陶碗则是小家碧玉、质朴无华，更贴近心跳，因为它们属于生活。

带着这般对比的心境，我走进了村里的“半角”书屋。书屋悬在碗窑古村的半山腰，像一只栖息的鸟，守着这一方山水和满窑的旧瓷记忆。这书屋的名字起得真是极妙——它不贪多，不求全，只在这苍茫天地间守着自己这微不足道的一角，但这小小的一角，却因着这山、这水、这千年的瓷窑历史，变得无比充盈。它虽只占天地一角，室内的布置却别有风味。旧木梁，书墨香，茶几竹椅，书架参差。书籍并非整齐划一，反倒有种随手而放的洒脱。一位同伴倚在屋内竹椅上，望着满架书，大概是心驰神往了吧，他道：“这辈子最大的念想，莫过于能有这样一间屋子了。无聊时便窝在这椅子里，慢品一壶茶，静读一卷

书，此生便足矣！”

另一位同伴则倚在窗边，笑着接话：“你只道室内的风景好，却不知窗外的更是难得。”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窗外是潺潺的溪流，是苍翠的古树，是青苔斑驳的瓦檐，是浩浩荡荡的绿，那绿浓得化不开，再远处，便是那沉默了数百年的古窑。书卷的墨香与山间的清气在此交融，时光仿佛被拉得悠长而绵软。人坐在窗下，仿佛不是来读书，倒是来与整座山谷对话。

是啊，如果说景德镇像一部精装版的《上下五千年》，考究、深邃，须得正襟危坐地拜读，那么碗窑就是一卷散落在民间的山水手稿，笔触稚拙，却满是生机与真情。在这里，品茗品书之余，抬眼便是山水，耳畔还有“窑风”。这一方天地，收容的不仅是书籍与茶盏，更是一种远离喧嚣的静谧。

离去时，碗窑正安详地卧在山坳里，如那些古老的碗盏，盛着满满一碗人间烟火气，温暖着每一个过客的归途。

敬乡楼

那段测绘时光

蔡式

那是个初秋的清晨，我、我爱人与同事小波背着鼓鼓囊囊的行李，挤上客船往墨城。船靠岸后，我们踩着泥泞小路，爬上海堤土坝——东面是望不到头的滩涂，海面上几只渔船在浪里起伏；西面群山层叠，把天空衬得格外高远。据介绍，这片从墨城到西湾的海涂足有1.33平方公里。

与淤泥较劲

简单收拾后，我们揣着介绍信找到村干部。听闻要搞测量，村里来了好几人。我赶紧说了测量、钻探的需求，又红着脸请求：“得麻烦大伙帮忙找些竹竿作标杆，还有浇筑泥桩用的水泥、沙子，再要几捆麻袋，以及竹篱排、绳子和柴刀，要是能找条渔船帮忙就更好了……”村干部干脆应下，没几天便凑齐了东西，还派了两位老手搭手。

钻探是磨人的活儿。那时没有全自动钻机，我们用的是沉甸甸的钢铁钻孔器——无马达、无柴油机，顶端有两个把手，中间嵌着罗盘仪似的表盘，底下是几片风叶片般的钻头。钻探时，须两人配合：一人按住钻孔器顶端，一人攥着把手，围着钻器一圈圈转，把力气全使在胳膊上，让钻头往淤泥里扎。我蹲在旁边，盯紧表盘上跳动的深度与硬度数值，认真记到本子上。

最大的难题不是累，而是脚下的淤泥。人一站上去就往泥里陷，没一会儿便没过脚踝。我们只好踩着竹篱排挪步，可竹篱排轻，人一上去就下沉。有时刚钻半米，钻头还没到要求深度，竹篱排就陷入淤泥只剩个边儿。我们只能再铺一层，直到脚下能稳住。

收工更是费劲，陷入淤泥的竹篱排怎么拉都出不来。我们只能等潮水涨起，用绳子捆住竹篱排，站在渔船上，借着潮水的浮力使劲拽——腰弯得像弓，胳膊上的青筋绷起，嘴里喊着号子，才把竹篱排从泥里拉出来。把钻孔器扛上船时，每个人的裤腿、鞋子都裹着泥，汗顺着脸往下淌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，只能一屁股坐到船板上。

大家就这么跟淤泥“较劲”，一干就是半个月。

选点位立桩子

钻探结束后，就要做导线控制，得先选点打桩。平坦处还好，找根粗竹竿或木头，几锤子就能钉进地里，而多石山地或淤泥过深的滩涂，木头桩子是立不住的，得浇筑泥桩。我们得提前截好钢筋，在选好的点位挖坑，插入钢筋，将拌好的水泥、沙子一桶桶倒到坑里浇筑。

1.33平方公里的范围，导线桩要拉出去好几公里，光桩子就要十几个。我和小波扛着铁锹、锄头选点位，爱人背着水泥袋跟在后面。山路陡峭，水泥袋沉重，见爱人气喘吁吁，我想替她扛，她却摆手拒绝。有一次在山坡上挖桩坑，小波脚下一滑，差点摔下去，幸好抓住了旁边的树，手却被划了道口子。简单擦点药水后，他又接着干……等浇完最后一个水泥桩，我们的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。

用“老办法”测量

测水准时，爱人拿着水准尺站在前面，董小波拿着另一把尺站在后面，两人沿着导线桩走，走几步就停下来对尺。我站在仪器后，盯着水准仪里的刻度做记录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测导线时也没有叫帮工，我们仨背着仪器，拿着尺子，沿着滩涂和山路走。

有一次，半路下起小雨。我脱下雨衣为仪器挡雨，盯着仪器读完最后一个数。爱人把伞往我这边移，董小波也凑过来，三个人挤在一把小伞下往老家乡跑。那天晚上我有点发烧，爱人煮了碗姜汤，董小波还跑去小卖部买了退烧药。如今想起，那份互相帮衬的情谊比什么都珍贵。

那时还没有红外线激光测距仪，测距全靠皮尺和测绳。平地上还好，两人拉着尺子一步步量，可遇到悬崖、深沟，尺子就拉不过去，只能用老办法——补桩测三角（在附近找个能站稳的点位，钉上临时桩，用经纬仪测出两个桩之间的角度，再量出已知边的长度，根据三角函数计算）。有一次在山边丈量，皮尺被石头划了个口子，刻度也磨花了。我们只好把破的地方打结，凭着剩下的刻度估算，再用三角测量补数据。董小波开玩笑说：“咱们这是‘土法上马’，比高科技还考验本事呢！”

与潮水“赛跑”

测地形最紧张——没有全站仪和对讲机，全靠小平板绘图和经纬仪视距测量。经纬仪最远只能测200米，超过这个距离，读数就模糊了。测西面山体时，我们雇了几位老乡砍柴开路，虽累但不用担惊受怕；可测东面海滩时，就得跟潮水“赛跑”。

潮水涨得快，人在淤泥里挪步慢，有时跑尺员刚站稳对尺，潮水就没过了膝盖。我们只好提前查潮汐表，趁退潮的时候赶紧测，可潮水不会完全按“表”来，有时明明预报退潮，却突然涨起“回头潮”，吓得我们赶紧喊跑尺员回撤。

为稳住仪器，我们把竹篱排拼在一起铺在滩涂上，在上面垫麻袋防滑，把仪器架在中间的竹篱排上。为了读数更准确，人不能站在仪器旁边，只能站在稍远的竹篱排上，脚踩麻袋，绷直身子，盯着经纬仪镜头。旁边渔船上的老乡帮着看潮水，只要听到“潮来了”，我们就赶紧收仪器、竹篱排，手忙脚乱地把东西搬上船。等船到了安全处，回头看，刚才站的地方已被潮水淹没……

就这样，我们白天跟仪器、淤泥、潮水较劲，晚上借着煤油灯整理数据、绘图，忙忙碌碌干了四个多月。

如今忆起那段日子，我的手仿佛还能摸到钻探器的冰凉，脚下还能感受到淤泥的黏腻，可更多的是感动——感动于齐心协力克服困难的韧劲，感动于老乡们的热心，更感动于并肩而行的情谊。看着单位里的全站仪、无人机、激光测距仪，我心里满是感慨。正是有了当年的苦，才更懂现在的甜；正是经历过旧设备的局限，才更珍惜高科技带来的便利。

